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之五
以

C40
4514
114



C40-4874



皇圖鞏固
帝衛遐昌
佛日增輝
濃輪常轉

B 6485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此雜事四十卷中總有八門以大門一頌攝盡宏綱
一一門中各有別門總攝乃有八頌就別門中各有
十頌合九十頌并內攝頌向有千行若能讀誦憶持
者即可總開其義大門總攝頌曰

甄石及牛毛 三衣并上座 舍利猛獸筋

笈多尼除塔

別門第一總攝頌曰

甄揩翦爪鉢 鏡生支蹈衣 水羅生豆珠

洗足裙應結

第一門第一子攝頌曰

輓指石白土

牛黃香益眼

打柱等諸線

璽珞印應知

爾時薄伽梵在廣嚴城彌猴池側高閣堂中時六衆
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欲入廣嚴城次第乞食去
城不遠有栗姑毗子園其處清閑華果茂盛流泉交
帶好鳥和鳴如天帝釋歡喜園內中有種種解勞之
具復有奇絕音樂器等并有勲香澡浴雜物是時六
衆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比聞此園可愛世尊常

讚如三十三天我等試觀有何形勝六衆議已共入

園中便見種種長短木杵麤細諸椎及大小石此等

皆擬擎持戲弄令身運動散滯觸病能銷飲食又見

奇絕空篋瑟瑟諸鼓音樂之具復有勲香洗浴之物

浮輓澡豆芬馥餘甘

餘甘子出廣州華沐髮西方名菴摩洛迦果也

持用指

身并將塗髮能令髮白更黑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此

諸樂具足暢憂情我等今於用力勞宣歌舞洗浴先

作何事一人告曰我等多時不爲澡浴宜可先洗作

是議已俱共入池卽取浮輓用指身體此六苾芻並

多奇巧所有技藝無不善知若洗浴時以輓指體便

出種種五樂音聲如彼妓人吹彈擊拊時有衆人從此時過疑其奏樂側耳俱聽各相謂曰栗姑毗園盛陳歌舞我等宜可暫往觀瞻衆皆言爾卽便相與競入園中衆人入時六衆便出問言聖者作音樂人今在何處答曰汝等愚人有耳聽聲心迷好惡豈有樂人能作如是奇妙音聲問言聖者向所聞聲是誰所作答言賢首汝所聞者卽是我等洗浴之時以輓措身出斯音曲答言聖者仁等沙門亦有五欲惱身心耶報言癡人我等不惱餘人自受欲樂無廢修道斯有何過汝豈我師作斯譏恥宜應默爾勿招禍患彼

聞生怖緘口而行入廣嚴城於四衢道各生誼議互共譏嫌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洗浴以輓措身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輓措身爲洗浴事若措身者得越法罪佛旣不許以輓措身時諸苾芻脚有塵垢並生皴裂入乞食時諸人見已作如是語聖者卿生皴裂復多塵垢何不措淨作醜形儀答言賢首世尊不許彼言仁等身有垢穢豈清淨耶苾芻默然旣得食已還歸住處以緣曰佛佛告諸苾芻前是初制今乃隨開我今聽諸苾芻以輓措足非餘身分若措餘處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見不許輓便

用浮石佛言此亦得越法罪緣起同前諸苾芻曰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自三指點取白土或以白灰抹其額上以爲三畫所有乞求多獲美好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是善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額爲三畫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而笑曰我今跪拜六衆報曰汝等愚人不閑禮式誰合跪拜誰當敬禮彼人答曰我等但知見老婆羅門卽云跪拜若見苾芻便云敬禮若如是者見我苾芻何不敬禮而云跪拜答言聖者我見仁等面有三畫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爾時諸苾

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面作三畫有如斯失是故苾芻作三畫者得越法罪佛言苾芻不應以白土作三畫者苾芻有患醫師處方白土塗身苾芻不敢以緣白佛佛言前是狎制此是隨開醫人處方遣塗身者可隨醫教作之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牛黃點額所有乞求多獲美味見是事已共相謂曰是好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以牛黃點額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其點額輕笑而言我今跪拜我今跪拜諸有問答並如上說我見仁

等面有牛黃以自莊飾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
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時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
念若有苾芻牛黃點額以自莊飾有斯過失由是苾
芻不應牛黃點額若有作者得越法罪佛遮牛黃點
額時有苾芻額有惡瘡往問醫言賢首爲我處方醫
人答曰聖者於瘡四邊以牛黃塗之卽當得差苾芻
報言世尊制戒不許牛黃塗額醫人答曰聖者汝師
大慈有病必許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前是初制今
更隨開除爲病緣及以醫教得用牛黃若輒作者得
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著塗香入年少衆中告言年
少汝等可觀我香何如諸人答言豈可上座身著塗
香報言我著彼云上座塗香俗飾豈合著耶答曰從
合不合我今已作彼咸輕賤皆共譏嫌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塗香有斯過失由是苾
芻不應身著塗香若有著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
著塗香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往醫人處問言賢首爲
我準病而作方藥報言聖者可著塗香當得平復答
言賢首豈令我今受欲樂耶報言聖者此是病藥非
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我今開許醫人處方塗香非

犯時病苾芻身著塗香入衆中坐與婆羅門居士等
說法或往俗舍人見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塗香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若諸苾芻身著塗香
不應入衆坐亦不爲婆羅門居士等說法亦不往俗
家若苾芻病差方可洗身隨意入衆亦得爲他諸人
說法此之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時有信心婆羅
門居士等將塗香來施諸苾芻苾芻不受諸居士等
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爲修福處今
佛出世我以仁等爲大福田所持供養如何不受豈
令我等棄善資糧趣於後世願降慈悲受我微供

芻報曰待我問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受苾
芻受已對此人前棄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
價買來如何棄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受
得對施主輕棄可於如來制底之前塗地供養如佛
所說當於制底前塗地供養者時諸苾芻受斯香已
於髮爪塔前手塗供養施主見已作如是語聖者我
豈不知有塔供養意施仁等其佛塔前我先奉訖苾
芻白佛佛言受得香已塗在房中彼便用塗住房門
扇時彼諸人謂是佛殿卽便禮拜佛言不應爾遂塗
門傍還同前過佛言當塗頭邊壁版之上時鼻巖但

是香物歟時令人眼明勿致疑惑爾時世尊在室收
摩羅山住恐畏林鹿園之所時菩提王子造鳥鳴樓
初成就已爲申慶讚請佛及僧就舍設食世尊至宅
於其樓下與諸大衆就座而食時鄔波難陀正於食
時便以自手打其樓柱令樓震動時供養人報言聖
者菩提王子新造此樓用百一種彩畫雕飾何意仁
者欲爲損破鄔波難陀答曰貧寒人菩提於此起愛
著心命終之後當墮何處汝復於此更生愛著命終
之後落大癭鬼中彼人聞已極致譏嫌時苾芻以
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打柱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

應以手打柱違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以手打柱六
衆卽便以拳肩背脚并諸髑石打令搖動復生譏議
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不應打是時六衆復打
牆打地佛言設是餘物皆不應打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
見諸婆羅門身著梵線乞食之時多得美味共相謂
曰難陀鄔波難陀我今得好方便身安梵線乃於他
日便著梵線入城乞食有不信人見其梵線遂生輕
賤作如是語我今跪拜問答同前乃至時諸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苾芻著梵線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

著線若有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婆羅門以妙香華莊嚴形體將五色線繫之於臂得諸飯食既飽食已形貌充溢從舍而出六衆相謂難陀鄔波難陀是好方便我等可爲便於他日以五色線繫於臂上入城乞食諸婆羅門等見生輕賤云我今跪拜六衆譏弄廣說同前乃至諸苾芻曰佛佛作是念若諸苾芻以五色線繫臂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五色線繫臂若有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繫臂線者時有苾芻身嬰患苦詣醫人處問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爲處方答言

聖者取五色線呪之繫臂必得除愈報曰世尊不聽彼言仁之大師慈悲爲本病緣開許理所不疑時諸苾芻曰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爲病因緣醫人教者繫線無犯佛許以線繫臂苾芻安在右臂肘前還有譏過佛言不應爾遂安肘後佛言不應復繫左手肘前佛言不應當繫左手肘後苾芻由此遂便病愈以所繫線隨處棄擲非人見之皆起嫌賤報言聖者由其線結繫我名字緣此呪故令得病除今生輕慢苾芻曰佛佛言不應隨處棄擲若其身病未得可者繫之衣角如若平復可於牆柱隙中隨意安置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俗人有莊嚴具瓔珞之屬
時彼苾芻取諸瓔珞手足之釧莊飾其身共相謂曰
莊嚴好不時諸俗旅調言聖者頭上剃髮腋下毛長
何處得有莊嚴妙好豈非仁等爲欲塗所纏六衆默
爾苾芻曰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瓔珞有斯過失由
是苾芻不應著諸瓔珞莊嚴手足若故著者得越法
罪

緣處同前時有賊來盜僧庫藏并及私物爲無記驗
苾芻不知何時失物佛言苾芻可畜其印是時六衆
便以金銀瑠璃水精玉石而作其印於指環上以寶

莊飾見諸俗人卽便捨手呈示指環願言仁等無病
長壽諸俗問言指上何物答言賢首此是指印佛所
開許俗人譏笑作如是語沙門釋子爲僞慢事衆寶
嚴飾爲指環印非真沙門非婆羅門諸苾芻聞已白
佛佛言苾芻不應著指環及寶莊飾應用五種物爲
印所謂鍮石赤銅白銅牙角六衆印上刻作男女行
非佛像諸俗見譏仁等沙門尚有塗欲心耶苾芻白
佛佛言凡印有二種一是大衆二是私物若大衆印
可刻轉法輪像兩邊安鹿伏跪而住其下應書元本
造寺施主名字若私印者刻作骨鎖像或作髑髏形

欲令見時生厭離故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曰

翦爪髮揩光 春時食小果 渴聽五種藥

廣說大生緣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爲佛及僧造逝多林住處
施大衆已告剃髮人曰汝今可往逝多林園爲諸聖
衆剃除鬚髮彼人受教卽往園中是時六衆逝在寺
門看望不絕時鄔波難陀在寺門前經行來去遙見
剃髮人來告言善來善來賢首猶如初月一何希現
彼言聖者長者造來爲衆剃髮問言汝解翦爪甲不

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工巧其人卽
尊者舒手工人工曰聖者欲如何翦賢首如稻穀形彼
卽如言又云應作人頭形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
如半月隨尊者教彼悉爲作後便告曰汝愚癡人詐
言巧妙一無所知宜可平截放爾急去乃至日暮方
始言歸曉黃之後至長者處長者問曰汝與幾人剃
除鬚髮答曰何暇得與大衆除髮官長苾芻鄔波難
陀令我除甲作種種形勢廣說如前乃至日暮纔蒙
放出更欲何爲長者聞已遂起嫌心雖於善說法律
出家而心不寂靜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翦

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翦爪若有違者得越法
罪佛既不許翦爪時諸苾芻指甲皆長俗人見之問
言何故爪長如是答曰世尊不許報曰長留爪甲豈
爲淨耶以緣白佛佛言前是剃制今更隨開翦爪之
法有其二種一如剃刀形二如斧刃勢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令剃髮人入寺爲衆剃髮廣說
如前乃至問言汝解磨指甲不答言聖者此是我
業報曰汝來試看先作黃色次作赤色又作白色更
作金色隨所教者悉皆爲作彼便告曰汝愚癡人詐
言巧妙一無所解宜可平磨放爾急去至長者處乃

至更欲何爲長者聞已更起嫌心廣說如上苾芻聞
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磨爪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
應磨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苾芻磨爪苾
芻染衣或復黑鉢爪有垢生形色醜惡持鉢乞食俗
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何故指甲不淨彼以事答報
言聖者何不除刮答言世尊不許報曰爪上持垢豈
是清淨以緣白佛佛言若除垢時應可磨甲不應爲
好揩使光生

佛在王舍城其影勝王發如是念每至春秋節變新
穀初果必先奉佛及諸聖衆後方自食時彼大臣以

新熟菴沒羅果此果大如桃而生熟難知有四種差別不同菴摩洛迦大如酸棗唯堪爲藥奉上大王王曰可持此果先奉佛僧臣便微笑王曰卿何故笑對曰大王謂臣未奉佛衆已先奉訖王曰恐卿不知由是因緣我今奉施聖衆千樹果林對曰此誠妙事臣實隨喜卽便以千樹果林奉施四方一切聖衆并設大會慶讚福田此林昔時結果極繁假使摩竭陀國所有人衆大聚會時共食斯果亦皆充足及以此林施僧伽已時諸苾芻見果小時氣味香美悉皆噉食遂令都盡有餘國王要須此果便令使者詣影勝王

處求菴沒羅彼告使曰我有果林已施僧衆汝今可往隨衆乞求使者往竹林園是時六衆常在寺門迺看無闕時鄔波難陀門所經行使者旣至禮尊者足白言聖者我是某國王使王遣我來求菴沒羅果仁若有者幸見分張鄔波難陀報使者曰汝今可往詣果園所隨欲多少任意將去使至林所周遍觀察唯觀空條竟無一果遂便還曰空林無果鄔波難陀卽將使者共詣林中遍觀察已報曰汝可昇此高樹使者卽上旣不見果又告曰汝向東枝南西北枝悉皆令上彼遍昇上竟無所得遂便下樹問言聖者豈此

樹林今歲無果報言賢首猶如往年結子今歲亦然
若如是者今年風雨令子落耶答言不爾問曰何無
答曰此果小時我等食盡時彼使人還至王所以事
具白王曰善哉我本期心令聖衆食彼使悵然辭歸
本國時摩竭陀國因有大會衆人聚集問苾芻曰聖
者何故今年千樹果林咸不結子答言賢首非不結
實乃至我等食盡報言聖者比來此果成熟之時摩
竭陀境所有人衆食皆充足只由仁等從小食盡遂
令無果斯非善事答曰此之果林王不與汝國內諸
人但奉僧衆由是共食斯何過焉時諸人衆聞是語

已共生嫌恥沙門釋子尚不知足況我俗流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由其食果有斯過失故諸苾芻不應食
果若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應食果時有信心
長者將小菴沒羅香果來施苾芻苾芻報曰佛不聽
食諸長者言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而爲福
田廣說如上乃至慈悲受我微施諸苾芻白佛佛言
至核鞭時食之無犯復有信心長者以熟菴沒羅果
來施苾芻廣說如前乃至受我微施時諸苾芻不敢
受食以緣白佛佛言核鞭已後乃至於熟悉皆應食
勿起疑心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到醫

人所報言我有如是病苦幸爲處方醫人報曰宜可服酥令身潤膩已當施與瀉痢之藥彼便服酥復患於渴醫來問曰聖者好不答言賢首我更患渴醫曰持餘甘子苾芻手把醫見問曰渴得除未答言未除醫曰聖者豈可不持餘甘子耶答曰現在手中報言可著口中即便置口他日醫復來問渴得可未答曰今猶未可醫曰豈不口中持餘甘子答曰已在口中應可嚼之報曰世尊不許醫曰世尊大悲必應垂許苾芻白佛佛言應嚼嚼已外棄不敢咽下渴猶不除醫曰何不咽汁報言非時食者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

言我今聽許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之無犯如佛所言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無犯者苾芻不知云何爲五佛言所謂餘甘子梵云菴摩餘甘子有與上菴沒羅全別爲聲相濫惑之故爲注出是掌中觀者訶黎勒毗醯勒畢鉢黎胡椒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食勿致疑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音釋

輓

職緣切

筋

舉欣切

笈

極辟切

栗

姑

毗

梵語也此云仙族王姑音帖

擊

拊

擊古歷切扣也拊芳武切

椎

直追切

蠲

古玄切

痾

猶除病也

擊

拊

擊古歷切扣也拊芳武切

8 9 150 1 2 3 4 5 6 7 8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卷一百一十五 雜字類

拍緘古咸切 皴裂皴七倫切皮細起 剏楚亮切 皦始也

許救切以 瘦於郢切 肘臂節切 隙綺戟切 釧尺經切

環託侯 髑髏髑徒落切 臙許云切黃 刮古滑切

噉徒減切 悒於汲切 核鞭核下沒切果中實 嚼在

也切齧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計字五

千四百十個該銀二兩四錢三分五厘超薦亡
佛王彥洙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遙為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夏月全沙願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之餘說火生長者因緣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
多有資財受用豐足於露形外道深生信敬娶妻未
久即便有娠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
城次第乞食至善賢長者宅時彼長者遙見世尊遂
將其婦詣世尊處請世尊曰薄伽梵我婦有娠為男
為女佛言長者必當是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
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長

者聞記卽以清淨上妙飯食盛滿其鉢持奉世尊佛
言願爾無病從舍而出去此不遠有露形外道遙見
世尊便作是念我唯有此常施食家亦被沙門喬答
摩之所誘攝我今試往問彼因緣何所授記旣至門
所問言長者沙門喬答摩曾來此不答言已來何所
說耶聖者我婦懷妊問其所誕彼記生男光隆家族
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
得阿羅漢果時彼外道善明曆數卽便觀察計筭陰
陽如佛所言更無有異便作是念我若隨順讚實事
者長者於彼倍生尊敬我今宜可掩實說虛作是念

已卽便返掌翻鳴其面長者見已問言聖者返掌
面何所爲耶報言長者沙門所說半實半虛長者問
曰云何虛實答言生男是實光隆家族此亦不虛言
光隆者是火之異名此無福子纔生之後焚燒家族
言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此是妄語長者汝頗曾見生
在人中天相具足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此亦是實生
後貧寒無衣乏食自然歸向沙門法中斷盡諸惑得
阿羅漢果者此亦是妄沙門喬答摩尚不能斷一切
煩惱得阿羅漢況餘弟子善賢長者聞斯說已便生
憂惱報言聖者我欲如何外道言長者我是出家受

持禁戒不妄陳說虛實之事後自當知遂捨而去善
賢念曰彼腹中者可殺棄之卽便授與墮胎之藥然
而此子是最後生雖知服毒返成良藥長者遂便蹂
婦左脅胎向右邊蹂右脅時轉移左畔最後生人諸
漏未亡必無容有中間命斷既經多月時彼女人被
接腹痛卽便大叫時彼隣人聞其叫聲急來相問何
因汝婦出大叫聲長者答曰我婦腹痛今欲產生隣
人遂歸長者念曰我今不能害腹中物宜可將去往
空林中無人之處斷其母命卽便共去設惡方便令
彼命終還竊持來至其本宅遂告親屬及以隣人我

婦遭難今忽身死時諸親屬咸共盡哀以五色氈圍
彼屍骸送往寒林焚燒之所外道聞已皆大歡喜不
勝踊躍遂建幢幡入王城內遍諸坊曲街衢之所高
聲唱令作如是言汝等諸人咸須共委沙門喬答摩
記善賢長者其婦生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
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婦
今身死屍送寒林猶如大樹無有根栽枝葉華果事
將安附世尊法爾於一切時觀察衆生無不聞見無
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爲第一最
爲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

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
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
財普施開七覺華離於八難修八正道永斷九結妙
關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爲殊勝得
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
以佛眼觀諸世間於善根處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
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
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
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
趣涅槃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所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
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
現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冰便獲溫暖彼諸有情
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爲從地獄死生餘處
耶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
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無
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

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爲法器見眞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爲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臂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

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遍佛三帀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卽說伽陀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感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爲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
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
今欲往屍林處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持衣時阿
難陀承佛教已告諸苾芻若諸具壽樂欲從佛往屍
林者當可持衣時諸苾芻咸至佛所爾時大師自調
伏故調伏圍遶自寂靜故寂靜圍遶解脫解脫圍遶

安隱安隱圍遶善順善順圍遶阿羅漢阿羅漢圍遶
離欲離欲圍遶端嚴端嚴圍遶如栴檀林栴檀圍遶
猶如象王衆象圍遶如師子王師子圍遶如大牛王
諸牛圍遶猶如鵝王諸鵝圍遶如妙翅鳥諸鳥圍遶
如婆羅門學徒圍遶猶如大醫病者圍遶如大將軍
兵衆圍遶如大導師行旅圍遶如大國王諸臣圍遶
如轉輪王千子圍遶猶如明月衆星圍遶猶如日輪
千光圍遶如持國天王乾闥婆衆圍遶如增長天王
鳩槃荼衆圍遶如廣目天王龍衆圍遶如多聞天王
藥叉衆圍遶如淨妙王阿蘇羅衆圍遶猶如帝釋三

十三天圍遶如大梵天王梵衆圍遶猶如大海湛然
安靜猶如大雲霽翬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
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爲莊飾八十種好以自
嚴身圓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
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邊福智普薰修無量功德皆
圓滿復有尊者阿憐若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迦
波尊者大目犍連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
者迦攝波尊者阿難陀尊者頽離伐底如是等諸大
聲聞及諸苾芻并無量億人天大衆恭敬圍遶欲往
屍林然隨佛遊行有十八種殊勝利益一無王怖二

無賊怖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師子
虎狼惡獸等怖七無關塞怖八無津稅怖九無關防
援怖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時得見諸
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
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是時人
天大衆隨從世尊至屍林所於其四面有清涼風時
王舍城中有二童子一是刹帝利種一是婆羅門種
俱出遊戲刹帝利童子素有信心婆羅門童子則不
信敬時婆羅門童子報刹帝利童子曰仁今知不汝
師如來與善賢長者婦授記生男光隆家族諸天妙

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身死送往屍林豈非世尊所言虛妄時刹帝利童子說伽陀曰

假使星月皆墮落 地山林樹上空中

海水洪波一時盡 大仙所說無虛妄

婆羅門童子曰若如是者共往寒林焚屍之處驗其虛實答曰共行時刹帝利童子遙見世尊說伽陀曰

牟尼除斷諸調戲 人天大眾皆雲集

當爲最勝師子吼 降伏他論理無疑

大師今往屍林中 涼風周遍吹塞野

無量衆生共瞻仰 喜觀調伏運神通

時影勝王聞如是事世尊記彼善賢之妻當生男子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今死輦至屍林如來大師及諸聲聞遠近大眾咸赴喪所復作是念非無因緣世尊輒向寒林之處必是爲彼善賢妻故因斯調伏有緣衆生我今宜往共觀其事卽令促整軍儀及勅太子後宮妃后并諸扈從共出城闈時彼刹帝童子遙見影勝王說伽陀曰

今觀國王出王城 并諸軍衆咸侍從

我今思付諸大衆 必定咸蒙勝饒益

時諸大衆既見世尊卽開前路世尊微笑入大衆中
露形之儔各生是念今喬答摩微笑入衆豈非此子
命不終耶告長者曰此是薄福衆生形命未盡報言
聖者今遭此禍其欲如何答言長者我出家人奉持
禁戒但知念善後自當知時彼長者移婦屍骸置於
薪上以火焚燎猛燄既發身分咸燒唯近腹邊一無
傷損時彼母腹遂便坼裂出青蓮華中有孩兒儀貌
端正儼然獨坐人所樂觀于時大衆見是事已極生
希有彼諸外道並失威光俱降我慢爾時大師告善

賢長者曰汝可抱取火中孩子長者猶尚觀外道面
露形報曰仁今入火形命俱失彼聞生怖不敢取兒
世尊復命侍縛迦汝可火中抱取孩子侍縛迦便生
念曰世尊不應非處非時使我爲也我今宜可取此
孩兒以無畏心便於火內抱出孩子是時諸天說伽
陀曰

佛教令彼入火中 抱取孩兒無所畏

由佛威神自在力 能令猛燄變清池

爾時世尊告侍縛迦曰汝向入火身無傷損生瘡疱
耶曰言世尊我於王宮生王宮養曾以牛頭梅檀香

摩觸身體未如今日身受清涼佛告善賢長者汝今可取孩子將歸是時長者惡見壞心仍不起信還復迴身觀外道而邪黨諸人同時報曰長者此兒極是薄福稟性克暴火能食一切此不燒者明知定是可惡堅鞭罪苦衆生目驗共觀更無勞說若將至舍必見災危汝之性命定當殞歿人間愛重無過已身聞有災殃遂不收採爾時世尊告影勝王曰王今宜可取此孩兒王遂驚忙舒手承取周迴顧盼請世尊曰此兒當與作何名字佛告大王此兒從火中得可號火生佛觀大衆隨根意樂稱機說法時彼衆中有無

量萬億衆生得殊勝行或得預流果一來不還或發出家卽斷諸惑得阿羅漢果或得煖頂忍善根或發聲聞菩提心或發獨覺菩提心或發無上菩提心或歸依三寶或受禁戒深起信心時影勝大王卽以孩子令入養母而供給之廣如餘說時火生童子大舅先將財物貿易他方聞妹有娠心生歡喜世尊與記當必生男光隆家族廣說如上乃至得果遂卽易已財貨更收餘物歸王舍城聞妹已死便作是念世尊授記生男得果豈虛妄耶顧問隣人我妹懷胎蒙佛授記宿懷歡喜今聞身死乖本希望寧容世尊言非

是實隣人報曰然佛大師言無虛妄但由彼瘠用外
道言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火中身無
傷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舅聞是語往善賢長者處
相問訊已報言長者汝爲非理答曰我何所作汝用
外道惡見人言我妹有娠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
威神處炎火中身無燒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此事
既爾且不須說若將兒來我當容恕若不爾者我當
總集所有鄉親擯斥於汝以籌置地數汝無知於街
衢處唱汝惡響我妹無過善賢枉殺害女人者不應
其語於法官處以罪相刑長者聞已生大憂苦便作

是念如說苦詞必不相放便詣影勝王所禮足白
大王具說前事乃至以罪相刑唯願垂恩放出童子
王曰我不從汝得童子來是佛世尊親授於我汝若
須者可往問佛長者卽便往詣佛所禮雙足已白言
世尊我有親屬苦相責及廣說其語乃至以罪相刑
願佛慈悲與我童子世尊念曰若此長者不得見者
便歐熱血以取命終遂告其壽阿難陀曰汝今可往
影勝王處并將長者汝傳我語願王無病報言大王
可還長者火生童子若彼長者不得童子必歐熱血
以取命終是時尊者阿難陀具傳佛教詣王白知王

言尊者爲我昨睇世尊足下如佛所教我當奉行時
阿難陀願王無病辭之而去王告長者曰我承佛教
養此童子情甚憐愛共作要期然後放出日別三時
來見我者隨意將去長者答曰不敢違命時王即便
令著上衣具服嬰珞載以香象送至其家人間常事
若父在者子各不彰後長者死火生童子自知家務
於三寶所深起敬心便於其父害母之地造立僧房
受用資具無不充足施與四方一切僧衆名曰踰腹
林是故經云佛在王舍城住踰腹林時善賢長者曾
遣商人他方貿易彼聞長者今已身亡火生童子代

知家業於三寶所敬心彌著商人多獲牛頭栴檀上
妙之鉢便持一鉢盛滿珍寶遣使送與火生彼既得
已置高幢上宣令普告若有諸人不用梯墜而取此
鉢或是沙門婆羅門有大威力神通自在而取得者
我以此鉢施與其人時諸外道晨朝起已出行澡浴
見高幢已告長者曰此是何物長者即便具告其事
外道答曰長者此來敬釋迦子彼當取耶言訖辭去
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入城乞食見彼高幢咸問長者
此是何物彼便具答苾芻報曰我豈爲鉢自顯已能
如佛所言覆善彰惡是出家行捨之而去時具壽十

力迦攝波從此而過亦問長者此是何物彼還且答
于時尊者便作是念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所有長養
煩惱怨家我已變吐悉皆棄捨我今宜可受彼長者
普請因緣滿其所願即便舒手如香象鼻至彼幢標
取梅檀鉢持還住處苾芻見問尊者何處得此牛頭
梅檀殊勝鉢來彼便具以其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答
曰尊者豈可爲斯木鉢現神通耶報言具壽合與不
合我已作訖今欲如何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
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現者得越法罪然鉢
有四種金銀瑠璃玻瓈所成復有四鉢所謂鍮石赤

銅白銅諸木前之四鉢若先無者不應輒受若先有
者應須捨棄後之四種若先無者卽不應畜若先有
者應作藥孟隨時受用合守持鉢有其二種謂鐵及
瓦如是應知後於異時火生童子諸天妙相悉皆出
現從占波城乃至王舍於此中間有輸稅處稅官身
死生藥叉中遂於夜夢告其子曰我身死後生藥叉
中可於某處稅物之所爲我營葺藥叉神堂於其門
前懸一鈴鐸若有諸人持物過時不輸稅者鈴便震
響卽喚令廻取直放去其子他日於諸親族說其夜
夢共觀要處安置神堂外懸鈴鐸時占波城有婆羅

門妻遂作是念此婆羅門隨處經紀所獲財物我常
食用端拱而坐不事生業是所不應遂往市中買取
劫貝撚成細縷於織師處令其好織直千金錢既得
一雙氎已報其夫曰此之白氎直千金錢可往市中
賣取其價若有買者善若無人問報曰市上無人更
向餘處其夫持去市中賣之言索千錢竟無酬價便
卽唱言市無人物卽以其氎內於傘柄竹筍孔中共
諸商旅詣王舍城漸至神堂藥叉稅處與諸人衆同
輸稅已既欲登途懸鈴響發稅官聞已共相告曰鈴
既發響稅物未周宜又審觀無令脫漏更迴商旅子

細搜求過察資財無不稅者遂放商人鈴還發響復
更觀察詳審再三商人怪之各生嫌恨報稅官曰汝
欲劫我方便擁留是時稅官分彼商人以爲兩處於
一朋中無婆羅門者無聲放去彼一朋去鈴還作聲
復分二朋如是去留商人皆盡唯婆羅門一人獨住
稅官執捉不許前行婆羅門曰察我緣身有物隨取
彼遍搜已無物放行鈴更發聲復還捉住報言婆羅
門汝縱有財我不取分應爲實語勿誑靈祇我欲表
知神明是聖婆羅門曰言不虛者我當實報於傘柄
中抽出雙氎稅官見已驚歎希奇善哉大神記不虛

妄時彼稅官取其一氎開與神披婆羅門曰君等明
言不取稅直今看形勢總欲奪將報言勿怖我不取
物欲表大神言無虛妄暫將一氎用報神恩卽還汝
去彼旣受已內傘箒中隨路而去漸至王舍城向大
市中舒張其氎索千金錢竟無一人來共酬直便於
市中唱言無市時火生童子從王宮出乘大象入市
中欲歸本宅聞唱令聲問其何故唱言無市喚來我
問婆羅門至問言何故云城無市婆羅門言我有雙
氎價直千錢竟無一人共相酬酢報言將來試爲觀
察彼便呈現火生報曰一氎是新一氎曾著曾著者

酬二百五十其未著者酬五百錢氎主報曰何意如
此並未曾用火生曰令汝自觀驗知虛實將未用者
開擲空中如蓋而住徐徐向下次擲用者卽速墮地
氎主見已心生希有報言長者仁有大智神勳超羣
火生童子復更報曰其未用者置棘刺上不入而過
其曾用者被針繃住如言有實時婆羅門更生希有
報言長者聰明智識實未曾有隨所酬直取氎將歸
火生報曰仁是客行聊申供養無勞減價總取千錢
婆羅門取已歡喜而去是時長者將會用氎與家人
著其未用者自充浴衣後於異時其影勝王與諸大

臣昇高閣上火生長者洗浴之服曬在樓隅忽被風吹墮在王處王曰此衣乃是天所著衣從何而至大臣報曰曾聞古王名曼陀多七日之中天雨金寶王今衣墮不久金來王曰我聞火生長者佛與授記有諸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待彼來至我當與著火生既來王言童子世尊記汝有諸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爾可著之卽便舒手受取王衣得已審觀乃是已物遂便微笑曰言大王王曾觸不報言已觸白言旣捉鄙衣宜可洗手此非天服是臣浴衣王曰何以得知答曰餘有一衣與家人著與此相似王

可驗知王見是已極生希異報言童子汝今豈可入天妙相皆出現耶答言已出若如是者何不請我暫往舍中大王若許今便奉請王言可去備辦飲食曰言大王若有人天妙相而出現者彼則自然無勞營作卽宜整駕共至家庭王卽就宅見彼外門驅使婦女王便低目長者曰言何故低目王言我避汝婦報言是外使者非是臣婦王言希有次見內人王便低目長者復問王如前答報言此亦使者非是我婦王聞是已轉生奇異次至中門見瑠璃地湛若清池於其門上置機關魚影便現內王旣見已謂是水池卽

便脫屣火生白言王何脫屣王曰今將入水恐有濡火生曰此非是水是琉璃地王曰何因魚動答曰非魚是機關影王心不信便脫指環擲之于地指環震響轉向一邊王更嗟甚昇師子座時彼內人皆來拜謁未起之頃女皆泣淚王問火生曰何因內人見我流淚答曰非是啼泣由王衣服梅檀沉水香煙所熏煙氣損睛致使流淚時影勝王受天妙樂殊勝難思耽欲無厭不還宮內國之機務悉皆棄捨時諸大臣啓末生怨太子曰國王大王入火生長者所居之宅耽著欲樂不肯還宮唯願太子往白其事時末生

怨卽至王所白言大王何爲住此不顧萬機王語太子曰汝豈不能於一日中知當國事太子曰大天言謂唯一日耶自從出宮以經七日王聞語已觀火生面作如是語實已七日答曰實爾王曰若爾如何得知晝夜之別火生白言大天若見華開合寶珠光不光鳥有鳴不鳴知其晝夜別王曰我仍未知然言有華夜開晝合自有夜合晝開有珠夜闔晝明自有夜明晝闔有鳥夜便發響自有晝日方鳴王聞是已深生奇異報言童子大師世尊言無虛妄如所記事汝悉受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音釋

娠失人切 妊汝禁切 翻許爲切 蹠而由切 脅而由切

撻 徒協切。奴禾切。兩手相切。籀也。

瀑蒲報切陷乎鑑切膳時戰切膜末各切熙許羈切怡怡台切

支切熙怡
和樂也
翅式利切
鳥翼也
翬翬烏代切
翬徒耐
屏息

屏必郢切屏胡結切頤胡切輦羊諸切扈後五切闔後從曰闔

伊眞切城
內門也
忖
倉本切
度也
燎
力照切
燒也
坼裂
坼丑厄切
裂良傑切
瘡

庖瘡初良切殞匹貌切殁殞于敏切盼莫勃切流普患切覩目也賁莫候切

也壻易辭言切女擯斥擯必乃切擯驅逐也歐烏后切吐也畔睇

根

縷力主切
綫也
內與納同
筓徒紅切
截竹也
酬市流切
酢疾各切
釵以

切深明
遠達也
棘刺
棘紀力切
刺七自切
緇
古泫切
猶掛也
曬
所戒切
曝也
屣
所爾

也切履

金匱要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計字六

佛神力士生世永離塵垢爲法友同登王

崇禎癸酉歲孟夏月金沙鎮龍山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火生長者之餘

爾時未生怨入火生長者宅見好寶珠遂便竊取與其從人至本宅已報從者曰向付珠寶汝可將來從者聞牽唯見空手報言不知寶珠何去太子遂瞋打火生曰從者何辜輒見瞋打答曰我是小賊此是大賊我於汝舍竊得寶珠今此小人轉更行盜火生報曰非太子盜亦非此偷太子取後尋還本處自言太子我宅中財是太子物隨所須者任情將去因何竊

取太子默然便作是念我父歿後當總取之時未生
怨由提婆達多惡友教故其父明王遂加逆害便自
稱爲灌頂大王作摩竭陀國主告火生曰汝是我弟
可共分財火生念曰其父明王殺而自立豈於我所
能容忍乎今此惡王欲奪我宅先與爲允念已告言
大王我先有意宅及財寶悉以持奉更何所分惟願
大王來我宅內我向王宮幸當聽許王言善哉隨意
所作王便移去火生入宮宅中相好悉移宮內如是
來去經乎七返好逐火生惡隨王後時未生怨作如
是念我今不能得火生寶更爲餘術方便取之告竊

偷者曰汝今宜往火生舍內偷取寶珠其人聞語便
作鐵鉤昇牆欲入內人見已遂卽高聲唱言賊入賊
入火生聞已意不令去遂云汝住其賊卽便膠著牆
頭不能向下比至天曉人皆共觀問彼賊曰何故至
斯答曰大王遣我來偷火生寶衆人皆怒此是惡人
法王無辜橫加殺戮今復令賊枉奪人財此過尤深
如何可怒王聞是已遂令使者詣火生處作如是語
宜當放捨勿加苦害是時火生意欲放去唱言賊去
遂便得脫火生念曰尚能殺父不害我者無有是處
豈爲財寶自殞命耶然則我奉世尊昔所授記於我

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我今宜可捨俗出家於其宅中所有財寶悉皆分給孤獨乞人貧乏之類咸令豐足時火生長者遂與諸親朋友知識共辭別已往詣佛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惟願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來苾芻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翦剃已經七日法衣着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着體 卽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爾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方便勤修觀知五趣生死輪迴動搖不息有爲諸行皆悉敗壞可厭惡法常爲他損樂在暫時受苦長夜雖有天報終歸散滅深察知已便斷諸惑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咸起疑念唯佛世尊能除疑網我今共問卽詣佛所白言世尊火生長者先作何業彼業之

報生大富家受用無乏復作何業與母一時同燒火聚復由何業生在人中受天妙相復由何業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皆當善聽火生童子先所造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鉢尸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與大苾芻衆六萬二千人次第遊行漸至一城名曰親慧王名有親去斯不遠有親慧林佛及苾芻於此而住其王有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鬪諍爲大法王廣如上說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天分大富多財受用豐足與

毗沙門王比其富盛長者念曰我雖數數請毗鉢尸佛及諸聖衆設美飲食然未曾爲三月安居四事供養我今宜可請佛及僧於三月中一切資生盡捨供給作是念已卽往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以方便爲說法要示教利喜旣說法已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卽從坐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慈悲哀愍受我三月中請飲食衣服臥具醫藥佛見請已默然爲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禮足而去時國王有親聞毗鉢尸如來與諸大衆來至其國住在林中便自念曰我雖頻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

我今欲請佛僧三月供養卽往佛所禮雙足已退坐
一面時佛爲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起
合掌致敬白佛我雖頻頻請佛僧衆就舍而食然未
三月四事供養唯願世尊及諸大衆哀愍見受三月
供養四事無闕佛言大王我已受彼天分長者三月
中請王言佛若爲受天分不見許者我共籌議彼必
相許佛言彼若許者我當爲受王聞佛語禮足而去
至宮中已卽令使者往命天分長者至已王言長者
汝今知不我欲先請佛僧以申供養汝次後設事亦
非遲答言大王我已最先請佛僧訖既有此念伏願

無違王言長者雖復如此然汝是我國內之人以理
斟量我當先設白言大王雖是王人理盡先請若王
苦抑於義有違王言長者不由情欲卽得遂心然我
與汝隔日設供若食好者卽隨其請長者言爾時彼
長者卽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珍奇殊勝飲食既至
天明於設食處以大瓮器多貯淨水遣使往白飲食
已辦願佛知時時毗鉢尸佛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僧
衆隨從至天分長者家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
見佛僧坐已卽便自手持諸供養奉施佛僧如是慇
懃知衆飽足嚼齒木澡漱訖安置鉢已爲聽法故取

小座席於佛前坐爾時世尊爲彼長者說微妙法示
教利喜稱機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國王次當設供便
卽營辦種種供養廣如前說乃至從座而去如是更
番設妙供養竟無優劣時彼國王見是事已以手支
頰懷憂而住時諸大臣見王憂色白言提婆何故憂
悵答言今我寧得不憂於我國內寄住之客設供佛
僧我不能勝故懷憂耳大臣白言天分長者家內無
樵買而作食販柴人等皆勿聽賣薪旣乏辦食無
緣王便宣令我國中人不賣柴草若有犯者當出我
國時彼長者至設食日求柴不得使用家內梅檀香

木以將炊爨復以香油塗其氈布用煮飯食由是香
氣遍滿城中王怪問曰何故今日香氣氤氲異於常
日從何而至諸人以事具白於王王言我今可無此
事大臣諫曰王今何故作如斯事長者家中更無子
息身死之後物並入官得作如斯隨情費用王今宜
可還令賣薪卽便許賣長者聞王許賣薪草生忿怒
心出惡語曰隨我家中現有香水令王并毋一處焚
燒次於他日王故懷憂諸臣重問王同前答臣曰願
勿懷憂我作方便令彼設供不及大王王設供日諸
臣卽便於其城內除去瓦礫掃拭街衢遍灑香湯燒

香普馥幢旛繒蓋處處皆懸散以名華無不充布莊嚴可愛如歡喜園次造食堂宏壯雅麗復安食座衆寶嚴儀於其座上覆以繒綵塗香末香在處塗拭上饌細軟如天甘露種種滋味超世珍羞敬奉佛僧盡心供養時諸大臣共曰王曰我等隨力共作如是嚴飾城隍辦斯盛饌王今宜可發起歡心王自親觀極生希有卽命使者詣世尊處白言食辦願佛知時佛及大衆各持衣鉢至彼王宮詣設食處就座而坐其王遂令灌頂大象持百千金蓋佛世尊自餘諸象各持一蓋以蓋苾芻國大夫人親持寶扇爲佛招涼自

餘內人扇苾芻衆王及大臣親持供養奉佛及僧廣如上說時天分長者遂告家人曰汝今可詣王設供處竊觀飲食麤細如何使者旣至觀其盛饌遂乃忘歸第二第三使皆不返是時長者親自往觀見彼盛設深歎希有便作是念此諸妙供力辦可成象及宮人我何能得作是念已便還本居告守門人曰汝若見有乞人來至須者皆與勿令輒入長者入室懷憂而住時天帝釋常以天眼觀察世間見天分長者室內懷憂察知彼心便作是念世間福田佛爲第一作大施王天分爲先我今宜應共彼相助卽自化作婆

羅門像至長者門告守門人曰汝今宜往白大長者
有憐尸迦種大婆羅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告
曰長者令我禁守其門見有乞人須者皆與勿令輒
入必有須者隨意將去何勞要見長者之身彼人報
曰我無所求然有要緣須見長者使者遂入白言外
有憐尸迦種大婆羅門云無所求須見長者長者報
曰可語彼人若有所求隨意將去何須強欲見我身
耶白言大家如所教言我已報訖彼云我有要緣須
見長者告門人曰若如是者可使入來門人引入時
安羅門既見長者懷憂而住問言長者何緣以手支

頰似帶憂容長者聞已說伽陀曰

若人能解憂 斯人可共語 如其憂不解

共語欲何爲

時天帝釋問言長者有何憂事我有方便能爲解除
長者即便具說前事時天帝釋卽復本形告言長者
我令上巧妙天來相借助作是語已隱形而去時天
帝釋既至天宮告巧妙天曰汝今可往瞻部洲中與
天分長者共相借助答曰善哉時巧妙天卽於明日
至彼城中隨情變化莊嚴衢路奇巧超絕種種莊飾
倍勝於王食堂坐具妙成天巧所有飲食並是天廚

令大象王持百支傘蓋毗鉢尸佛其餘諸象持蓋苾芻舍支天女手執金扇爲佛招涼自餘天女扇苾芻衆時彼國王遣一使者竊往觀察看長者供養其狀如何其使往觀見其奇異遂便忘返復遣大臣還同前往後令太子亦復不來王怪其事即便自往至彼門所爾時世尊遙見王已告長者曰此是國王已見眞諦汝於彼所出麤惡言今在門外汝往求謝長者遂出求謝於王曰言大王今請暫入自手供養王卽入見上妙天廚極生希有告長者曰仁今宜可於日中供佛僧衆非我所望時彼長者旣作如是奇妙

盛饌供佛僧已頂禮佛足而發願言我今供養最上福田願此勝因我於來世常得生在大富貴家珍寶豐足受天妙相獲殊勝法出離蓋纏如是大師我當承事心無有厭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天分長者卽火生是由於彼王出麤惡語以梅檀火母子同燒由彼業力於五百生中與母同處被火所燒乃至今時同燒一處由於毗鉢尸佛作上供養又復發願由彼業力常得生在大富貴家財寶豐盈天諸妙相日然而出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汝等苾芻我與毗鉢尸佛神通道力悉皆平等若於

我所供養承事生殷重心必獲勝果如是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等廣如上說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曰

綴鉢畜資具 刀子及針筭 并衣楨有三
是大仙開許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其鉢有穴卽便持去詣鍛師所報言賢首我鉢有穴幸能爲綴彼作是念諸釋迦子皆是閑人不與價直虛相驅使我若爲作餘者續來頻頻料理廢我生務未有竟期我今宜可且延

時節報言聖者我未有暇明當可來明日便至報云後日或早或晚日日如是矯誑延時苾芻勞倦有知識苾芻見而問曰具壽日日常見來向此家豈可是汝門徒親識耶報言大德此家非我門徒亦非親識我有破鉢令其料理彼調誑我爲此常來答言具壽汝可不聞工師巧兒難得實語然我解作若佛許者我爲汝綴以緣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巧作者應在屏處而綴其鉢設有見者譏醜不生時彼苾芻旣聞佛許卽便往彼巧苾芻處報言大德世尊開許得自綴鉢當爲我作彼言具壽豈用我指而綴於鉢須得

作具方可爲綴以緣白佛佛言由是我今開許僧伽畜鐵作具若有須者可借取用事了送還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欲裁三衣便以手裂衣財損壞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手裂可刀子裁世尊許已時有苾芻欲割截衣往俗人處告言居士我須刀子欲割截衣答曰將去旣裁衣已送還彼人居士報曰此卽相施答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許苾芻受畜刀子見佛許已時諸六衆便以金銀瑠璃玻瓈諸寶并餘雜色種種奇珍莊飾其肥時諸俗旅見而問曰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聽畜刀子彼言仁等

尚有欲事纏繞心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畜用金銀瑠璃玻瓈諸寶并餘雜色種種奇珍莊飾刀肥若須刀子純用鐵作彼便太長俗人復問此是何物答言此是刀子世尊聽畜彼言聖者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畜長刀彼極小作不堪割物佛言汝等應知有三種刀子謂大中小大者可長六指小者四指二內各中其狀有二一如鳥羽曲二似雞翎不應尖直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刺三衣時便以竹籤或用鳥翮衣遂損壞佛言應可用針是時六衆便以金銀

瑠璃玻瓈諸寶而作其針俗人見問此是何物答曰
佛許畜針彼言沙門釋子欲事纏心以緣白佛佛言
苾芻不應以金等物而作其針然針有四種銅鐵鋤
石及以赤銅苾芻畜針隨處安置遂便生澀佛言應
用針箒苾芻不解如何作箒佛言有二種針箒一是
抽管二以竹箒此許用管彼二刀子恐生鐵垢着此
管中亦得

緣在室羅伐城佛許苾芻作僧伽胝時諸苾芻便於
地上敷置其氈多被蟲食有塵垢汙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安地可作衣楨苾芻不解以緣白佛佛言有二

種楨或木或竹布衣於上牽挽來去被竹損衣佛
先須鑽孔次可以線繚令相着就上刺之如佛所說
有三種衣謂上中下上衣宜安上楨中下二衣卽不
相稱佛言應作三楨大小隨衣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曰

照鏡并鑒水 不應用梳刷 頂上留長髮
浴室栗姑毗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
城乞食時諸俗人於箱篋中開諸莊具六衆見已便
持彼鏡照面觀形難陀邬波難陀互相告曰我甚端

正俗旅見譏作如是語聖者頭上無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容儀端正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照鏡若照面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照鏡卽便照水同前譏笑佛言亦復不應臨水照面苾芻觀蟲水時自見其面便生悔心佛言觀水見面此非是犯勿起疑心若爲觀瘡或窺昔時老少形狀者覽鏡無咎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他俗家有莊飾具使用彼梳整理頭髮相語好不俗人見時同前譏笑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梳頭若作得越法罪苾芻

復更用刷還同前過佛言用得越法罪苾芻梳刷一時俱用佛言得罪同前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側布黃金買逝多林奉佛僧已令剃髮人往入寺中爲衆剃髮其人旣至六衆問曰汝能翦剃留頂髻不答曰是我工巧卽令翦剃語言大作又云更除一分如是更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報云疑人汝元不解可總淨剃放汝歸家日暮言歸長者見問汝剃幾人髮來報言無暇多剃鄢波難陀令作頂髻廣說乃至日暮言歸長者聞已情起譏嫌苾芻曰佛佛言苾芻不應頂上持髻若有持者

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牛臥在橋閃毗國住水林山出光
王園內猪坎窟中後於異時其出光王於春陽月林
木皆茂鵝鴈鴛鴦鸚鵡舍利孔雀諸鳥在處哀鳴遍
諸林苑時出光王命掌園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
周遍芳園皆可修治除眾瓦礫多安淨水置守衛人
我欲暫往園中遊戲彼人敬諾一依王教既修營已
還白王知如所教勅我皆營訖唯願知時彼王即便
將諸內宮以爲侍從往詣芳園遊戲既疲偃臥而睡
時彼內人性愛華果於芳園裏隨處追求時牛臥於

芻鬚髮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下踟蹰而
坐官人遙見各並驚惶唱言大王有鬼有鬼苾芻即
往入坎窟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赴問官人
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猪坎窟中時王聞已行至窟
所執劍而問汝是何物答言大王我是沙門王曰是
何沙門答曰釋迦子問言汝得阿羅漢果耶答言不
得汝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
得初定乃至四定答並不得王聞是已轉更瞋怒告
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女可將大蟻填滿窟內蜚
螫其身時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作是

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惡
王橫加傷害我今宜可作救濟緣卽自變身爲一大
猪從窟走出王見猪已告大臣曰可將馬來并持弓
箭臣卽授與其猪遂走急出苑園王隨後逐時彼官
女告苾芻曰聖者可去王極暴惡或容相害時彼苾
芻急持衣鉢疾行而去漸至室羅伐城時彼苾芻見
已告言善來具壽久不相見從何處來答曰從憍閃
毗彼所住止得安樂不答曰有何安樂幾被國王斷
我形命問言何故卽具說其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告一苾芻汝今可往牛臥苾芻所作如是言世尊

喚汝旣受佛教至牛臥所敬宣聖旨彼聞教已卽詣
佛所如常致敬在一面立世尊告言苾芻汝豈作如
是非法惡形狀耶實爾大德汝是癡人於彼窟所貪
心戀著深生愛樂因告諸苾芻曰留長髮者有如是
過是故汝等不應長髮故不剃者得越法罪如佛所
教苾芻不應留長髮者蘭若苾芻無剃髮者遂卽棄
彼臥具等物來近聚落而爲住止佛知故問阿難陀
曰何故蘭若苾芻棄彼住處來近聚落而爲居止阿
難陀白佛言如佛所制苾芻髮不應長佛言我今開
許蘭若苾芻頭髮極長可齊二指居聚落人量應減

此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行詣醫所告言賢首
我身有疾幸爲處方報言聖者應作浴室澡浴身形
可得平復報言賢首我豈同俗受欲樂耶報言聖者
唯此是藥餘不能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是
醫人云須浴室能除其病非餘藥者是故我令聽入
浴室如佛所言作浴室者苾芻還往告醫人曰浴室
除病其狀如何醫人報曰我曾讀誦輪王醫方彼說
浴室能除其病然我不識其狀云何然汝大師具一
切智仁可就問彼當教作苾芻白佛佛言應作浴室

彼便內進外寬作其浴室佛言不應如是浴室之法
內寬外進形如放瓶於中黑闇煙不能出佛言應可
作牕令煙出外彼近下作煙猶不出佛言不應在下
彼便高作尚少光明佛言不應太高太下應處中作
烏鳥鳩鵲便入室中佛言應作隔子牕櫺風雨來時
水滴傍入可安門扇風吹開者當須置居若難開閉
作羊甲杖而開閉之室無門扇佛言著扇并橫居鑲
鈕於浴室中瓊水置地冷不堪用佛言應在室內兩
邊安梁瓊置於上不應太高不應太下應與膝齊在
地然火燒損於地佛言不應在地應以甌石藉之火

正炎熾苾芻入時遂便悶絕佛言火若燄猛不應卽入待煙燄消隨意當入彼散著火遂便速滅佛言應聚一處不知以何物聚火佛言應用鐵杵苾芻中火悶絕之時應以少許蔓菁子油和麴置於火中得令醒悟便有惡氣佛言應可燒香眼中淚出佛言用麴團拭淚猶未除應以餘甘子屑溲作小團用掩其淚室無板坐彼自持來被油汗損佛言應將草替足踏地時被塵土汗佛言應可布草彼用乾草便被火燒佛言應敷青者青者難求佛言應將水濕時諸苾芻以油塗摩遍身皆養用甌瓦石爪揩便皮破佛言身

佛
以油

養不應爪搔應用浮石彼便利作招過同前佛言磨却利處然後方用彼旣用了隨處棄擲因此失落佛言不應隨處棄失應以繩繫掛象牙杙上浮石油膩數數水洗佛言不應數數水洗可置火中多人出入其室遂令佛言入時應閉出者亦然應令苾芻防守門戶時諸苾芻於浴室內漫爲言語佛言不應漫話然洗浴時有二儀式一者法語二聖默然於此室中苾芻洗浴遂便泥濕佛言不應於此室內以水洗浴應作別室於中洗浴此還有泥此是西方浴室制度積上尖下寬中高一丈許下闊七八尺一畔開門須扇掩灰泥表裏勿令薄漏可於後面安一小龕龕置

石像或是銅像先浴像已擊向餘處餘人後入要心
俱養發願常爲所費不多獲無窮福室中安地爐深
一尺許至洗浴時於此燒炭或可然柴看其令暖以
適時節室內明燈通寬煙出西方浴法皆食前不同
此方飢沐浴飽浴若欲洗時着洗裙入室已可在一邊
踞牀而坐片時遍汗以油塗身令人揩拭遂得沉痾
冷脾風癰煩勞衆病皆除不須餘藥豈同湯洗去垢
而已然後移向別室適其時候以藥湯浴身此是帝
釋浴法佛教苾芻事異未知恐覽者不悟聊因注出
若無病遂省者任隨時量事然中天熱地作者亦稀
北方寒國在處
皆有以表來爾

佛言應以物砌苾芻不知以何物砌佛言應用甕砌
或可布沙水便漫溢佛言作竇決水令出入澆水時
澆人居下浴人在上冷水汗衣佛言不應如是可令
人在下澆人在上洗浴之時須用齒木及澡豆牛

糞土屑向餘處取佛言於浴室處預置此物勿令遠
取旣洗浴已身體虛羸佛言任食小食手有油膩難
卒洗除若更延停洗時恐過佛言應用匙食或得熱
粥亦可用匙食時須鹽無葉請受佛言應畜承鹽盤
子佛令作浴室不知遣何人作佛言應使弟子門人
共作若有施主亦可憑求洗浴之時揩摩身體更互
而作佛言入時應將弟子令揩摩身承鹽盤子者西
方食法先須行
鹽并下薑片此是聖教與此方不同盤子本擬安鹽
或將觀水元不欲著衆生食律云食了無問僧私須
留一大抄許以施衆生方有濟
飢之益此並蓋是傳者之謬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音釋

戮力竹切搗許爲切以瓮鳥貢切貯直呂切澡漱

澡子皓切洗手也頰古脇切爨七亂切綴陟衛切

湫蘇秦切蕩口也頰古脇切爨七亂切綴陟衛切

楨陟盈切製銀丁貫切弅必罵切弅附尖子廉切

翻下革切也僧伽胝梵語也此云覆鑽祖官切繚小

也纏所勞切篋詰叶切閃失冉坎宿苦感切陷

也切穴趨丑刃切蜚蜚列切螫施隻迫也

也古胡切櫛郎丁切居徒懸切鏤鈕鈕胡關切琬

戶江切長欽虛殿切蔓菁蔓母官切青容鈔尺沼

根與餽同也替也計切養以兩切膚搔遭切代

與職切
榮也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計字七
千二百六十個該銀三兩二錢六分三厘超薦
亡侶王彥漬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近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孟夏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爾時佛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栗姑毗子名曰善賢
性無誑諂質直爲行每於日日敬禮世尊後於異時
欲詣佛所實力子苾芻與友地苾芻於世世中常爲
怨對時友地二苾芻人間遊歷至廣嚴城忽於路次
逢見善賢問言善賢汝向何處報言聖者欲往禮佛
彼二報曰至世尊所語爲奉獻汝今頗有勝妙語言
奉世尊不答曰我無報言善賢汝至佛所作如是語

8 9 150 1 2 3 4 5 6 7 8 9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姪
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世尊聞已必大歡喜善賢
聞已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實力
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姪欲作
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作是語已辭佛而去佛告諸苾
芻彼栗姑毗子妄爲謗毀應可爲作覆鉢羯磨若更
有餘如此流類亦應同與敷座席鳴犍椎先言告已
次衆皆集令一苾芻作白已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以無根波羅市迦法
謗實力子清淨苾芻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

伽今與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羯磨準白應作若
僧伽爲作覆鉢羯磨已苾芻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
座不受飲食不爲說法佛告阿難陀汝今可往善賢
住處報言僧伽與汝已作覆鉢羯磨時阿難陀敬受
佛教詣善賢所于時善賢有緣出外阿難陀問其婦
曰善賢何在答言聖者有緣須出問曰因何事故須
見善賢答言應知僧伽已爲汝家作覆鉢羯磨問言
大德云何名爲覆鉢羯磨答曰若有人家僧伽爲作
覆鉢羯磨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
受飲食不爲說法女人言大德唯此卽是聖衆爲我

墮籌立制作不往還事我有何過爲作覆鉢答言汝夫善賢曾詣佛所作如是言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作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姪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卽便入室尊者出去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君今知不聖衆爲君作覆鉢羯磨答曰善哉覆鉢極好覆鉢妻曰君頗解此覆鉢義不答言不解妻曰若被聖衆爲作覆鉢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爲說法君頗曾見實力子苾芻與我獨在屏處行非法耶答言不見爾今宜往禮謝大師若大慈尊見恕者善如不容捨勿入宅中

善賢聞已心生慙怖尋詣佛所禮佛足已合掌叩地白言世尊我有常願旦澡漱已行禮大師我於中路見友地二苾芻彼問我言汝向何處我便報曰欲往佛所親爲禮敬彼言汝往佛所頗有善語奉獻佛不我答言無彼敎我言至佛所已當作是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姪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彼二所敎爲傳其語我有何過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謗毀元非自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有餘類如是應作數座席鳴犍椎言白已周大衆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

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
不實法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與我作覆鉢羯磨
我今從衆乞作仰鉢唯願大德僧伽與我仰鉢慈愍
故如是三說卽遣善賢向見處不聞處合掌而立令
一苾芻作單曰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
以不實法謗具壽實力子僧伽爲彼作覆鉢彼善賢
今從僧伽乞作仰鉢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
伽今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曰如是若僧伽爲作仰鉢
羯磨已時諸苾芻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

爲說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支當護面 不爲歌舞樂 許作歌詠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專修寂定加趺而坐生支
遂起復於異時次行乞食食事旣了收衣鉢洗足已
於一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支復起旣被欲惱
倍發瞋心卽出其根安在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
生大苦惱不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痛逼燒心
世尊大慈寧不垂愍爾時遍覺遙鑒憂懷尋至彼邊

問言苾芻汝作何事卽便具白佛言汝豈不聞我教
苾芻染欲生時作不淨觀屏息姪情何故汝今愚癡
之人應合打此翻更打餘苾芻聞已慙恥而默佛因
此事告諸苾芻豈我先時不爲汝說若染欲心起時
應修不淨觀若瞋恚心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
起應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打而更打
餘者得越法罪

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顏貌端正
人所樂觀養育隨情漸至成立於佛法律而爲出家
人有他緣辭逝多林人間遊歷未久之頃面上生癰

就不善醫師以爲救療彼以針刺其口便喝遊歷事
周還歸給苑故時知友皆不祇承不爲安慰問言大
德豈不識我耶報言且壽我忘相識汝是何人彼便
具報往日之事我名某甲主人怪曰汝昔面首端正
以何緣故今見喝衰卽便具答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凡人護面如護明鏡不應輒使無識醫人而行針刺
若使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令無識醫人爲救
療者時有苾芻頭面熱悶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
醫可求佛言必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於此城
中有二朋黨一是興易人二是婆羅門其興易人於

歌舞事勝婆羅門其婆羅門於鬪戰事勝與易者後
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謂曰彼與易人歌舞勝我我
以鬪戰常勝彼朋作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
人議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有議曰此
成好事今我於誰學其歌舞復有議曰聖者六衆善
閑音樂至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就親受其業然
彼多貪性愛財貨有所須者我等供養作此議已卽
便共往六衆之處敬禮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
我歌舞六衆報曰若有餅果之直相供給者我當教
汝彼聞其告常奉餅直遂教歌舞旣善學已於聚會

時使以戰法勝與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勝彼便告
曰昔來我等歌舞勝君君於我等鬪戰爲勝如何今
日兩事俱強此有何故答曰我於歌舞用功習學問
曰誰復相教答曰聖者六衆慈悲教我諸婆羅門聞
是說已共生嫌賤沙門釋子作掉擧法歌舞戲具教
諸俗人慈芻以緣曰佛佛言因作歌舞有如是過慈
芻不應習學歌舞作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舞
事時婆羅門忘其歌舞詣六衆處求重溫習時彼報
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婆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
除六衆報曰我爲屏除卽便詣彼攝除所有歌舞之

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不如彼朋諸婆羅門
咸生譏毀沙門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如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攝除他人歌舞之具若攝除者
得越法罪時婆羅門復詣六衆報言教我戲樂六衆
不許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現身我當
得勝六衆卽去旣往現身彼興易人見便羞恥不能
作樂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來現其身佛言
苾芻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其身若苾芻身作歌
舞及以諷詠或復教人或自收攝或復現身皆越法

罪

下是尊者
善和因緣

爾時憍閃毗有一長者名曰大善喜性柔和其婦懷
妊尊者舍利子知彼腹胎終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
其宅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受歸戒從是已後數至
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
大德何因獨無侍從答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叢內
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將爲侍者答言聖者
若如是者我婦妊娠若生男子當與大德以爲侍從
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者婦經八九月
誕一男兒形貌羸瘦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
親爲設歡會其父抱子從衆乞字衆人議曰此見形

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
曰善和後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小食
時著衣持鉢入憍閃毗城次第乞食至大善家長者
見已遂唱善來合掌禮足便取其鉢盛滿勝上餅果
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觀聖者面尊者現相令長
者憶長者即便告其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
將汝施與尊者而爲弟子汝今宜可隨尊者去童子
乃是最後生人易爲捨俗卽隨尊者至其住處尊者
便與出家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卽策勤苦行無倦
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和苾芻作吟諷聲讚

誦經法其音清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
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畜識之類聞彼
聲者無不聳耳聽其妙音爾時世尊因大衆集普告
之曰汝等苾芻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音聲美妙
善和苾芻最爲第一由其演暢音韻和雅能令聞者
發歡喜心未離欲苾芻咸廢已業於日中聽其讚
誦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乘白蓮華象與諸從
者於後夜時有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
林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樂屬耳而聽不肯
前行御者卽便推鉤振足象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

令象行答言大王盡力驅前不肯移足未知此象意
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卽縱鈎便之給苑於寺門
外攝耳聽聲善和苾芻誦經旣了便說四頌而發願
言

天阿蘇羅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羣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 遠離衆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華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卽便搖耳舉足而行
任彼驅馳隨鈎而去王問御者曰何故此象今隨意
行御人答曰未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聲諷誦經
典象聞生愛遂不肯行王曰若如是者宜可廻象就
訪彼尊我願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城御
者卽便奉命廻象來至舊居時勝鬘夫人怪王來速
請問所由王以上緣具答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鬘
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鬘夫人便作是念豈非聖者

善和以美妙音聲諷誦經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今
我大王性愛壞偉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起慢情悔
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言大王可往彼城我
當持氎奉施尊者答言夫人任將餘氎豈由此物僑
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爾王乃持上妙氎詣逝多
林時具壽阿難陀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卽
便下象禮尊者足問言大德是何尊者今日晨朝諷
誦經法答言大王何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
施尊者念曰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諷誦經法雅韻超
羣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者大王性愛妍雅若其見

者當生鄙賤起不敬心可設方便莫令親往白言大
王衣可與我我爲奉施答言大德世尊讚歎自手持
施最爲第一是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晝
日遊處於一樹下加跌而坐時阿難陀引王至彼白
言大王樹下坐人卽妙聲尊者王進低揖見其貌醜
便生輕鄙息敬信心廻首低眉擲衣而去具壽善和
見王如是卽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愛染亂彼心
不能當見我	若人但知內	而不見於外
於內而求果	此爲聲所迷	若人但知外

而不見於內 於外而求果 此亦聲所迷
若人不知內 亦復不見外 凡夫皆被障
此亦聲所迷 若人善知內 復善見於外
智者當出離 此不爲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善和苾芻
其形醜陋言音和雅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
得阿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苾芻曾所作業還須自
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
人壽四萬歲時有拘留孫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時
彼世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時
彼國王名曰無憂供養世尊遺餘舍利造窣堵波周
圍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令人守當漸次修造其人
信心意樂賢善慇懃營作不生勞倦時有作人見窣
堵波其量高大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今
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就守人報曰汝不
能作隨意當去因何輒出嫌慢之言彼默無對其守
當人欲驅令出彼便收謝還作舊作塔猶未了復生

嫌慢守人與杖驅之令出更還懺謝遣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忘倦百千衆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爲不善見塔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卽以此來所得雇直造妙金鈴懸在塔上汝等應知彼傭力人卽善和是由於塔處生嫌慢心今獲人身其形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無不歡悅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應聽其事於往昔時人壽二萬歲有迦葉波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在婆羅痾斯國

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時迦葉波佛執持衣鉢於小食時入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卽嚶嚶出妙音響遶佛三匝還隱林中如是日日見佛行過遶佛哀鳴還向林間歡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後生大婆羅門家從是以來更不託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得好聲響徹梵天令人愛樂汝等苾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卽是善和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子音聲美妙最爲第

一世尊告曰善和苾芻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願於迦葉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王於迦葉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諷誦稱爲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作如是願我於迦葉波佛聖教之中出家修行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勝因於迦葉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佛出現號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讚誦弟子說爲第一我亦如是逢彼出家唱導人中稱爲第一由彼願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

唱導之師說爲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棄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餘廣說緣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閑聲韻隨句而說猶如寫棗置之異器彼諸外道誷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曰日常往禮觀世尊於其路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爲出家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寫棗置之異器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旣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彼諸外

道於惡法律而爲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
愛我諸聖者不閉聲韻逐句隨文猶如寫棗置之異
器若佛世尊慈悲許者聽諸聖衆作吟詠聲而誦經
典如尊意許默然無說長者見佛默然許已禮佛而
去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而誦
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衆作吟詠聲而誦經法及以
讀經請教白事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寺中見合
寺僧音聲喧雜白言聖者今此伽藍先爲法宇今日
變作乾闥婆城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作吟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皆不應作

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讚大師德二謂誦三啓經
餘皆不合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讚佛德誦三啓有一
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詠但知直說如寫棗聲
諸苾芻曰佛許二事作吟詠聲如何不作答曰我先
不解苾芻白佛佛言應學佛遣學時苾芻隨在房中
廊下門屋堂殿悉皆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
譏嫌白言聖者乾闥婆城未能捨棄復往白佛佛言
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顯露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鉢袋中立抽出鉢苾芻告曰
具壽勿立抽鉢答言何過報曰墮地損壞豈非過耶

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立取其鉢若內袋中若洗若曝皆不應立違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

蹈衣并諸袋 褥及於坐具 有緣離三衣

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恐畏之處施鹿林中菩提王子請佛及僧於妙華樓盛設供養於此樓上處處皆敷朝霞上氎于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衣覆不以足躡時諸苾芻亦不敢躡菩提王子白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悲蹈過佛不爲履王子見已卽攝敷衣佛方前進外道聞

已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未堪供養王子數氎不敢履之佛知是已告諸苾芻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降慈悲爲我蹈者欲伏外道我慢心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爲履蹈勿生疑慮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脚跌鉢墮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手擎其鉢便以衣角裹鉢而去廢闕同前佛言應作鉢袋盛去苾芻手携招過如上佛言不應手持而去應可作襍掛膊持行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商旅爲伴人間遊行於行伴
中有婆羅門忽染時患詣醫人所我有如是病仁爲
處方答言此病可服訶梨勒必當得差報言涉路無
處可求醫曰沙門釋子善閑諸藥從彼求覓必當見
惠時彼卽便詣苾芻所問言聖者有訶梨勒不答言
我有用此何爲報言我身有病醫遣服之有時見惠
苾芻對彼開鉢袋中覓訶梨勒先出錐刀次抽皮片
并諸雜藥淨穢交雜時婆羅門見其雜惡報言聖者
仁等苾芻能作如是不清潔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應畜三種袋一者鉢袋二

者藥袋三者雜袋時諸苾芻齊安三櫛置之腋下卽
便傍出衣下外現不信俗人見已譏笑報言聖者豈
可腋下挾鼓而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三櫛不應齊
著應次第安長短相稱便安細櫛令身有損佛言應
須闊作於內安氎以線絡之勿令卷縮若異此者得
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音釋

羯磨

梵語也此云作法羯磨俱謁切

捷椎

梵語也此云鐘又云磬凡法器皆曰捷椎捷巨

言切椎音地

蹲踞

蹲俱謁切踞居御切

療

力嬌切治也

喝

口淮切口不正也

袈

徐差切與邪同髮莫還切環公回切宰堵波梵語也此云方墳宰蘇骨切

踰繕那梵語也此云限量繕市戰切婆羅痾斯梵語也此云鹿苑痾女黠切

攀普患切膊伯各切
衣系也膊肩膊也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四計字五
千九百七十個該銀二兩六錢八分六厘起薦
亡侶王彥演亡男王元楷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迺爲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樂禎癸酉歲仲夏月金沙頓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毘褥便作是念如世
尊說應持割截衣卽持褥并刀向一樹下欲爲割截
世尊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卽白佛言如世尊說
苾芻應著割截三衣我旣多有毘褥今欲割將作
三衣爾時世尊讚歎持戒毀破戒者告諸苾芻有五
種物不應割截一切破帔及長毛毳短毛毳并諸毼
褥破碎之物若割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客苾芻緣須暫出不持坐具來入寺中
日將欲暮其知事人告言具壽可取臥具彼便答曰
我無坐具以何替褥若是者可取單牀遂取其牀
時屬寒夜徹明被凍因斯病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苾芻不應無坐具輒出外行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
言苾芻不應無尼師但那而出者時諸苾芻欲暫往
同城村坊之所或諸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擬來亦持
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力能持坐具疲苦
勞心作如是語告諸苾芻我有緣出卽擬還來不將
數具大師不許事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

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
村坊卽擬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那去又復苾芻
有緣暫出尋擬還來不將坐具既至彼已遇有他緣
遂便日暮以無坐具侵夜言歸遂被蟲狼及盜賊等
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卽擬還來
遇有他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
行者借替充事若得者善如其無者取七條衣疊爲
四重將替席褥少睡多覺以至天明又有苾芻從他
借物以觀臥具有不淨汗便將此服還彼苾芻彼不
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洗方還苾芻洗還彼仍

不受白佛佛言準價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

應知文言

坐具者卽是量長於身元疑將爲襯如佛所言苾芻

卧之具不令敷地禮拜深乖本儀矣

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寺內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三衣又諸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困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卽擬還來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或詣隨近村坊卽擬還者任不將去復有苾芻暫出擬還不持衣去至彼日暮恐離衣宿卽侵夜歸被蟲賊所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卽

擬還來有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充事苾芻不解云何當持佛言先守持衣應心念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念之法一者長淨二者隨意三者持衣四者捨三衣五者分別長衣六者捨別請苾芻得衣無暇割截浣淙佛言若縫刺浣淙緣未具者直爾白氎及生絹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至俗人衣物從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疑惑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那向餘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制苾芻不應輒離三衣而宿非尼師但那然諸苾芻不應故心而

不持去忘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露形噉飲食

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苾芻欲往室羅伐城
禮世尊足俱無水羅於其中路無水可得熱渴逼身
到一池所一人報言具壽可疾觀水欲飲除渴卽便
鑒察見水有蟲如是再三隨處皆有二人議曰水旣
有蟲飲便害命今遭渴逼事欲如何時小苾芻卽說
頌曰

百千俱胝劫 世尊難可遇 我今宜飲水

冀禮大師足

時大苾芻亦說頌曰

如來大悲愍含識 三有愛染皆除苦

於此教中受禁戒 我寧捨命不傷生

爾時小者不能忍渴卽飲蟲水隨路而去大者護蟲
要心不飲卽自榮勵詣一樹陰端身而坐乃至氣力
未衰已來計心善事及其力盡遂致命終由此福力
得生三十三天勝妙之處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卽起
三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

於人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佛教極生尊重時彼天子便作是念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卽莊嚴身著天璽珞光明殊勝便以衣襟盛諸妙華唄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迦華曼陀羅華過初夜分來詣佛所便布天華申供養已禮佛雙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大赫奕周遍照耀逝多園林爾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爲其說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智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旣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

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入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卽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
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眞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達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天子旣稱所願猶如商王多獲財利亦如農夫
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彼怨如重病人除去衆疾
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小慈芻漸次行至
室羅伐城入逝多林置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禮佛
雙足在一面住世尊常法若見客慈芻來卽便安慰
問言善來慈芻從何處來今夏安居在何城國爾時

世尊問彼慈芻曰汝從何處來白言世尊我從南方
來又問今夏何處安居答言亦在南方佛言汝尋遠
路曾有伴不白言有佛言彼何處去卽具說其事爾
時世尊說伽陀曰

若輕慢我戒 亦何勞見我 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 彼慈芻見我 由能持淨戒
汝無智愚人 不能眞見我

爾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臂令見復說伽陀曰

汝可觀我身 父母所生體 譬如眞金色
由先業力故 若不敬法身 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見大牟尼 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 智者能知見 當善護尸羅

迦葉波佛時 苾芻犯學處 由損瞿羅葉

現墮於龍中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由諸苾芻不持水羅有如是過
告諸苾芻應畜水羅如世尊說令畜水羅者苾芻不

知羅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一者方羅

若是常用須綸三尺或一

尺一尺僧家用者或以兩幅隨時大小其作羅者先備綸須細密蟲不過者方得若是疎薄元不堪用有人用惡綸及疎紗紵布之流本無護蟲意矣二者法瓶

陰陽是

三者君持

以綸繫口

細繩繫項沉放水中擡口出半若全沉口水則不入待滿引出仍須察蟲非直君持但是綽口瓶甕無問

大小以綸緩口將細繩急繫隨時取四酌水羅

斯之樣式

水極是省事更不須放生語深爲要五衣角羅

取密綸方一

東夏元無或如有處卽小團然非本式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先有嫌隙共爲伴侶人間

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其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

羅者便告彼言具壽可借我羅彼便不與事有廢闕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嫌隙者不應爲伴人間遊行

設遇斯緣應相愧謝方可同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彼具壽有水羅不彼答言有更不問言相借用不彼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從彼借用彼便不與因此生嫌告言汝問有無不言借用今云借羅不敬之甚故我不與彼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凡欲行時自無水羅應問同伴汝有羅不若言有者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即可同行云不與者卽不應去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言汝有羅不答言我有與我用不答曰

共用遂卽同行於其路中遇逢商旅彼有羅者緣須覆歸無者告曰汝先許羅今可相與報言許共濾水不擬令留住者無羅遂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無羅問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應可覆問汝若廻還與我羅不若言與者善若不與者卽不應行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無水羅得回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知彼處有羅可求事無闕者無犯大德二人一羅得遊行不若事無闕者得大德若多人一羅及以僧衆得遊行不無闕者得大德若無水羅於河岸邊得行去不鄔波離若水流急無別

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隨用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處觀察大德隨觀水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濾頗得用不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濾訖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濾觀得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隨意當用大德若水濾觀便得用不佛言無蟲任用佛告鄔波離有五種淨水一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三者濾羅淨四者涌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僧伽淨者謂是大衆差一苾芻令觀濾水彼便如法觀察若餘苾芻來以衆淨故飲用無犯別人淨者知彼苾芻戒見儀命皆清

淨者彼所有水用之無犯濾羅淨者每用此羅曾無蟲過不觀無犯涌泉淨者初出無蟲者是井水淨者且取水觀清淨無蟲至明相出來皆隨意用苾芻觀水目察多時遂令眼光觀物昏亂佛言不應久觀應如六牛竹車廻頃又齊心淨已來觀察無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門等以諸食器奉施苾芻時諸苾芻皆不爲受彼皆白言聖者若佛世尊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爲勝福田佛出世間我以仁等爲上所有奉施仁不爲受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爲大衆故器物應受

佛言爲衆受器物者苾芻受已置於庫中每至食時用鉢而食時彼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以奉聖者因何不見答言賢首置在庫中報言聖者豈我家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冀令受用欲令我等獲受用福仁等得已置在庫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無受用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他所施物應爲受用依佛教已卽便受用後於異時有別施主心愛廣博以大銅盤施有老苾芻分得此盤躬自磨拭遂生勞苦佛言應差掌盤器人監知洗拭苾芻卽便不爲簡擇差知器人致令損壞佛言不具五法者未差不應差已差不

令作云何爲五謂是有愛有恚有怖有癡行與未行不能記憶若具五法未差應差已差令作云何爲五謂是無愛無恚無怖無癡行與未行善能記憶如是應差敷座席鳴鍵椎言白復周衆皆同集應先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盤器不自知能者答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行器物人當爲僧伽行其器物白如是羯磨準白應作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淨器付行器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

有苾芻更無弟子便自洗拭佛言此人以器付行器人任其洗拭若弟子門人不解洗者此亦應可付行

器人

緣在室羅伐城是時六衆於一鉢中六人共食同時內手舉手之時鉢便隨上共相謂曰觀此黑鉢能現神通六皆歛手鉢便墮破一時大笑苾芻見已報言且壽共作如是醜惡之事應合羞恥翻爲大笑答曰我作何事爲當飲酒爲噉葱蒜苾芻報曰此事不久亦當見作六衆曰我雖鉢破豈陶師亦亡泥土皆盡我當更作有何過耶時諸苾芻恥而無對以緣曰佛

佛便念曰由諸苾芻一處噉食有如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旅行于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然少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時節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在道路無器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過生如上佛言苾芻應先受取以手執器共一處食共淨人行事同求寂佛言把飯作團擲與而食時有苾芻至生緣處諸親命曰父別索居今得聚會可來同處一

盤而食答言汝是俗人我出家者共盤而食是所不應彼遂懷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知彼慙懃喚同食者當於屏處勿招譏議先受其食以手執盤同食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但著一裙而食俗人見已共相謂曰食者何人一人答曰此是沙門釋子彼皆嫌恥作如是語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弟子作此無慙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一裙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一裙而食作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一裙食者時有老病羸瘦無力不能更披餘衣而食佛言

應著輕滑僧脚踠衣食時無犯復有病者此僧脚踠衣亦不能著佛言若病重者應在屏處勿外人見但著一裙隨意當食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在阿侍羅河露形而浴俗旅見時問言此是何人有人報曰是露形外道河中洗浴復有說言是釋迦子彼皆嫌賤作如是說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弟子若此無慙乃至佛生是念諸苾芻露形洗浴有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浴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應畜洗浴裙佛言聽畜洗浴衣者苾芻即便兩重而作佛言恐有蟲入此不應持

若唯有複無單裙者應觀其水無蟲方浴時有但三衣者恐成違法不著此衣佛言守持應畜復有餘人貧無此物佛言必若無者以繩繫葉前後遮障於隱屏處不令他見浴時無犯苾芻浴訖恐衣有蟲不捫去水佛言一重之衣必無蟲著然出水時方便擡舉勿令蟲住

第一門第八子攝頌曰

豆生不淨地 吐食指授索 銅器不應爲

盛鹽等隨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頡離跋底苾芻隨於何處

多生疑惑是故時人喚爲多疑頡離跋底彼於異時曾於廁中見豆生葉便起斯念我損生種後於異時僧家多作菹豆餠飯彼不敢食弟子報言鄔波駄耶僧家多有菹豆餠飯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損生種耶弟子曰此事云何彼如所見以事告之弟子于時亦不敢食其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食彼卽如師所陳盡皆向說時頡離跋底多有門徒展轉傳言乃至大衆盡皆不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豆中有不熟種縱多時煮食已還生此旣被煮食時無過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於不淨地有

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爲得食不佛言不應食若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淨地爲可食不佛言應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爲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淨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應食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首獲一特牛後得特牛復得特牛如是展轉牛遂成羣時婆羅門於初特牛以爲祥瑞即便放捨作長生牛更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朽無力旣被渴逼就河飲水遂遭沉陷不能自出時舍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沉溺遂便觀察有善根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已緣即便舉出除去其泥

以水淨洗飲飼水草說三句法告言賢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爲樂當於我所發起淨信於傍生趣深起厭心說是語已捨之而去於此夜中被野干所食牛作是念若阿遮利耶在我邊者必定不遭如是等苦於舍利子所繫心尊重尋卽命過生大婆羅門家舍利子便作是念我今暫往看彼老牛作意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門家時舍利子爲化緣故便往婆羅門家頻頻到彼夫婦皆來請受三歸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行至彼家內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廣如上說經八九月誕一男子面相

似牛滿月之時宗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立名衆人
議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應與作名號爲牛王廣說
同彼善和因緣出家近圓獲阿羅漢果由先業力咽
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若佛未制非時食噉便
於屏處吐而復食制戒之後吐而外棄旣無食力身
形羸損世尊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苾
芻牛王身形羸瘦顚顚異常時阿難陀以緣具白佛
言若宿業報生二喉者食出之時應可再三棄之於
外次淨漱口隨意咽之此成無犯有諸苾芻旣飽食
已喉中却出便生疑念我將不犯非時食耶佛言若

有斯類應淨漱口此成無犯時牛王苾芻旣出家已
多諸俗旅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共行非法
令牛王等可惡形相而爲出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作是念我之聖弟子德若妙高山遂令衆人共生
嫌賤由是緣故牛王苾芻不於中國而爲安處爾時
世尊告牛王曰汝從今已徃勿住中國應在邊方聞
佛勅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卽出逝多林便徃世利汝
宮安隱而住佛告諸苾芻我弟子中住邊方者牛王
爲最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且壽牛王曾作
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作牛形狀於佛法中出家

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王苾芻先所作業
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乃往古昔
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現於世十
號具足牛王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道其親教師是
阿羅漢爲衆上首年旣朽老其形羸瘠不能自食于
時牛王常與其師收斂鉢器旣淨洗已共餘苾芻一
處習誦後於異時由師食緩洗鉢稍遲彼同誦人問
言何故今來傷晚答曰具壽我鄔波駄耶久方食了
更於他日弟子食了自洗器訖至本師處見食未了
便起瞋心告其師曰何故遲食猶如老牛師作是念

此旣盛瞋我若言者更令忿發候其瞋定方可告知
彼瞋息已告言具壽汝作何語答曰我道師食遲緩
猶若老牛報言具壽汝頗知我云何人耶答曰我知
師是迦葉波佛教法之中而爲出家我亦於此而作
出家告言子此事是實然出家人中所爲之事我已
作訖我離諸纏汝便具縛汝於我所出麤惡言應可
慙懃至心悔罪如是惡業方得滅除時彼聞已至心
悔責汝等知不由彼往時於阿羅漢生麤惡言所造
之業於五百世常受牛身乃至今日殘業未盡尚作
牛形由彼勤作習誦之事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諸

煩惑證阿羅漢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牛王苾芻復作何業今蒙世尊令住邊方稱爲第一佛言由發願力曾作何願卽於彼佛出家修業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師王迦葉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稱爲第一彼見此已發如是願我於佛所出家修道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勤修之業佛所授記摩納婆汝未來世人壽百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我於彼教當得出家斷諸煩惑證阿羅漢如我師佛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說爲第一我於彼佛弟子之中受邊方衣食亦復如

是由彼願力今受斯報汝等當知由純果業等廣說如上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指授索食與我此物與我彼物令行食人失其次緒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指授索食若故作者得越法罪若無火力索熟物非犯若火力强者取生無過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難陀往銅作家問言賢首頗能爲作銅鉢不答言此是我業何不能爲未知其鉢所須大小答言大作問言聖者如斯大鉢仁何所用答言癡人汝豈不取價直與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

作與我何傷卽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者置
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旣作得已卽使弟子俱
洗令淨以五色線結爲鉢絡次第重疊置鉢絡中卽
令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請處每卽前行到施主家坐
已開張當前布列時有居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
豈今者開銅器鋪耶報言癡人汝何所識一將盛飯
二擬貯麩三用安餅四著美團五受羹菜六置乳酪
七請助味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容飲食
倍多於此聞是譏已默爾無對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由諸苾芻畜銅器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勿畜

銅器畜者得越法罪若畜銅足盛鹽盤子飲水銅碗
並皆無犯若是他物用亦非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書卷第五

音釋

氈褥

氈諸延切毛席也
褥如欲切網褥也

帔

披反義

毳

他感切

視

初切

身衣

唄鉢

梵語也此云青蓮花唄烏骨切

赫奕

赫呼格切

奕

奕夷

盛大

濾

良保切漉

振

良傑切

菜

龍王

焦

居勞切

羸力

追切

羸

秦昔切

瘦也

羸

羸

羸

羸



金壇淨信弟子深吉敬施資奉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五計字六
千八百零七個該銀三兩零六分三厘超薦亡
侶王彥瀆亡男王元措伏願仗此微因乘
佛神力生生世世永離塵緣迺為法友同登正
覺速證菩提
崇禎癸酉歲仲夏月金沙顧龍山識

